

# 共謀與四川欠糧案

喬家才

## 王思誠奉命查欠糧

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共黨間諜滲透的故事：

先後畢業於中央軍校及上海中山學院的四川王思誠，在中央軍校和我同一個隊，是志同道合的同學。其為人，沉默寡言，文武兼資，而擇善固執，絕不和惡勢力妥協。他做過中央調查統計局主任秘書多年，一生的大半時間，從事於反共鬥爭工作，所以，對於共產黨種種陰謀滲透，瞭如指掌。

抗戰勝利那一年，最高當局爲了防制糧政弊端，調派王思誠到糧食部擔任督導處處長。勝利還都以後，民國三十六年，谷正倫繼徐堪出長糧食部，發現四川一省歷年積欠的糧食，竟達一千二百萬担，大爲驚奇。王思誠既爲督導處長，又是四川人，於是詢問他：「四川一省，自開始征實到現在，歷時五年的欠糧，居然有一千二百萬担，數字這麼大，你知道是怎樣拖欠的？」

「並不是老百姓拖欠的。」王思誠深知底細，回答說：「老百姓應該繳納的糧食，已經都繳納了。據我了解，完全是經手征收的鄉鎮長，以及地方豪紳出身的加工包商所欠的。他們把老百

姓繳交的糧食，控制在手裏，藉故藉詞拖延，不肯交出。一般稱之爲『玩糧』，以致形成變象的巨額吞沒。」

「依你看，應該怎麼辦？」谷正倫部長問。

「這件事關係政治風氣至巨，」王思誠回答：

「必須徹底清追，以正風氣，以維紀綱」

「你說的對，」谷部長說：「應該清追，否則又要和過去的『鹽糊塗』一樣，再出現一個『糧糊塗』，而遭受老百姓詬病。因之，必須要有一個具體辦法，來清追這項巨額欠糧。你去想一想，如有意見，隨時告訴我。」

過了兩天，谷部長又召見王思誠談話，當面要他立刻組織一個清查糧賬督導團，由他率領，離京入川，會同四川省政府派員進行清追工作。

「職責所在，義不容辭。」王思誠很誠懇的表示：「不過四川是我的桑梓，我去，必定有很多人情困擾。如果不能貫徹工作要求，那就罪過非輕，有負部長厚望。爲免貽誤要公，請部長另派幹員担任。」

「一個革命青年，做事要勇於負責。」谷部長很嚴正地說：「國家把你培植出來，連這點事情都顧慮多端，還革甚麼命？救甚麼國？你放手

去做吧！拿出黃埔精神，把對付共產黨的勇氣拿出來，不要顧慮甚麼，我信任你！我支持你！」

## 鄧錫侯也樂於支持

話講到這裡，王思誠不便再說甚麼，祇好接受命令，於這一年的三月中旬，率領一個由十二人組成的清糧督導團，從南京飛往成都。當時四川省主席是鄧錫侯，王思誠告訴鄧主席：「四川歷年欠糧，多達一千二百萬担，都是拖欠在各縣的鄉鎮長，以及加工包商手裏。中央認爲必須徹底清追，方能維持政府威信。此事原準備由省政府負責辦理就行了，不必中央派人來。後念及主席是地方父母官，恐有不便之處，所以特派晚來從旁協助。主席對於這件事，如感到有甚麼爲難，不便直接處理的時候，可以交晚來對付。」

「好的！」鄧主席聽王思誠稱晚很謙虛，非常高興，說道：「做事最怕的是沒有担当，老弟勇於負責，那就好辦。」

「我臨行之前，谷部長召見，當面交代，」王思誠很慎重地說：「這一千二百萬担欠糧，不論追收到多少，二一添做五，一半歸中央，一半撥交地方，充作地方建設經費。」

鄧主席聽說，狀很愉快，用手把桌子一拍，很爽快地說：「甜頭大家吃一點，那就更好辦事。老弟你放手去幹吧！我一定和你配合。」

談話結束後，鄧主席立刻吩咐秘書，起草一份電稿，由他和王思誠、高等法院蘇院長三人聯名會銜，通電全川各縣市政府、地方法院，以及縣市田糧處，切實協同清追欠糧，務使粒粒歸公。如有舞弊侵吞情事，依法嚴辦，勿稍寬假。

### 劉文輝竟派人暗殺

王思誠硬有一套，和鄧錫侯談的很投機，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大半，不會有甚麼阻礙。但是要徹底執行任務，必須要有執行的力量，也就是要有堅強的人手。他從財政廳和田糧處，各商調工作人員二十人，予以短期講習，讓他們了解任務、工作態度、工作技術，在督導人員率領之下，分五組工作。

他將全省劃成東南西北中五區，每區一組，分頭出發，逐縣逐鄉，一一清追。不是坐在辦公室講空話，而是腳踏實地，認真去做。他又由省黨部調查室派駐各縣調查人員協助，消息非常靈通。

清追欠糧消息露佈以後，輿論大加讚揚，認定此舉足以「平民憤，振紀綱」的確是一次大快人心的舉動。因為王思誠鐵面無私，絲毫不講情面，一些經征糧食，把握存糧的土豪劣紳和鄉鎮長，都害怕起來。尤其劉文輝家鄉那一縣，欠糧最多。那些欠糧的鄉鎮長，不是劉文輝的老家，就是他的親戚。他們一共欠糧多達四十萬担，也就是全省欠糧的三分之一。經查訖具結負責

交糧以後，心有不甘，非常憤恨。居然派了兩個打手到成都，準備幹掉王思誠。

做過劉文輝幕僚長的蔣衡宇，是王思誠的江津小同鄉，又是表親，住在成都東門外。那兩個打手抵達成都，先去拜望蔣衡宇，把盒子槍往桌子上上一放，氣勢凶凶地說：「非把這個龜兒子幹掉不可！」

「幹掉誰？」蔣衡宇問。  
「王思誠！這龜兒子小小年紀，居然敢回家鄉來追收欠糧。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胆子真是不小。」

「你們的胆子才不小呢！」蔣衡宇很嚴肅地問他們：「你們知道王思誠是誰？」

「王思誠是誰？」那兩個傢伙反問一聲。  
「是誰？」蔣衡宇說：「王思誠是戴雨農第二，中央很相信他。你們才是太歲頭上動土，給主席惹麻煩，還不趕快滾回去！」

蔣衡宇一聽那兩個暴徒說話，吓了一跳，這兩個凶神，傻頭傻腦，不知輕重，怕真的對王思誠下手，趕緊用話把那兩個傢伙嚇唬回去。否則真對王思誠打兩槍會造成傷害。劉文輝的惡勢力在四川最大，他既然壓不倒王思誠，誰還敢再反抗？尤其王思誠派人到內江，把貪污有據，業已卸職的田糧處長逮捕，解到成都，關進地方法院看守所，消息傳出去以後，很多欠糧的人，更是胆戰心驚。而一般老百姓，則沒有一個不拍手稱快的。所以清追工作，進行的非常順利，都已經具結，限期在秋收以後，掃數清繳。有些人不等到秋收，就將手中現存的糧食繳交，集中倉庫。

### 糧食部突半途而廢

王思誠到成都清追欠糧還不到兩個月，谷正倫調任貴州省主席，俞飛鵬繼任糧食部部長，陳良為次長。王思誠正幹的有聲有色，收到清追的效果，突如其來接到糧食部的一通急電，令他將清追欠糧工作移交四川省政府辦理，把清繳督導團撤回南京。他不知原委，覺得有些奇怪，決定個人先回南京，把在四川的工作進行情形和清糧督導組撤回後的結果向部陳述後，再決定清糧督導組撤回與否。

王思誠鄭重其事地向陳良次長報告：「清追欠糧工作，已經快要成功，假如中途撤回中央派去的督導團，無異宣告中央不再重視此事，則玩法敗紀已成習慣的地方基層人員和土豪劣紳更將毫無忌憚，營私舞弊如故。其結果，不但已經拖欠的糧食追不回來，而且會使將來徵實的糧食，形成更多虧欠，無法清追。此舉在老百姓的印象中，必然非常惡劣，喪失對中央政府的威信，損失實在無法估量。這樣半途而廢清追積欠工作，比根本不著手清追，還要壞的多。表面上，雖然交由四川省政府繼續負責清追，實際上近乎放棄清追，不了了之。因為四川省政府如能負責認真清追，那就不該積欠數字這樣巨大，並且歷時五年之久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」陳良聽王思誠說的頭頭是道，於是答復說：「等我把你所講的實際情形報告部長，請他讓你回去，把清追工作完成以後，再回來。做事要有始有終，比中途停止，總好的多。」過了兩天，王思誠果然得到俞部長允許，仍

然飛回成都，繼續清糧工作。王思誠很興奮地回到成都，但是剛剛過了兩個星期，又奉到部中電令，仍舊要他把清追欠糧工作，交由四川省政府接辦，督導團立即撤回南京。到了這步田地，王思誠不能再說甚麼，無可奈何，祇好遵命行事。消息傳出，四川的輿論反應，非常惡劣，連鄧錫侯也祇顧搖頭。有人說：「中央辦事，虎頭蛇尾。」也有人說：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。」

類然回到南京的王思誠，的確有些負氣，不再向部長談及清追四川欠糧的事情。但是這樣一項重要行政措施，遭受到破壞性的阻撓，半途而廢，却不能不使他懷疑，多方探索研究。尤其當他從糧食部內會同主辦清查糧賬的有關單位，聽到許多傳言，更引起他許多疑慮。

有關單位說：「部長恐怕王思誠做事太激烈，引起民變。欠糧已經欠了很多，可能催收不易。即使能够收回，因為四川離京路程太遠，也是遠水難救近火。再說，就督導團大批人馬旅費而論，開支也太大了。」

又說：「部長因為軍糧需求孔急，要王思誠到首都附近幾省去督糧，所以要把他調回來。」這些謠傳即使是確實的，也不過是表面文章，王思誠認為骨子裏一定另有原因。況且這些傳言，似是而非，理由非常勉強，識者一看就能看出破綻。

第一、清追欠糧，是以經徵人員及加工包商為對象，糧民稱快，既然不是向老百姓清追，怎麼會激起民變？

第二、追繳欠糧，是整飭綱紀，祇要有欠糧

的地方，就應當追收，不應該計較距離南京遠近。第三、督導團所需旅費開支，和追收欠糧的數字相較，猶如九牛一毛，顧慮旅費開支太大，簡直是笑話。

第四、他回京以後，糧食部並未派他到附近省區去督糧，可見是一派空言，並無其事。

綜上這些理由，王思誠懷疑另有原因，最可能的，是糧食部內部潛伏有匪諜。傳言出自某單位，理由又和某方面所主張的有關，那麼某單位問題最大。前任部長谷正倫做過南京警備司令，是出了名的清除共產黨能手，潛伏部中的共產黨不敢在他面前胡來，怕被他識破原形。後任部長俞飛鵬，業務不熟，人事生疏，對於共產黨的認識，沒有谷部長深刻。共產黨利用機會，施展破壞手段，傷害政府威信，自然容易蒙蔽，而中其詭計。

### 共謀施展「導誤政策」

王思誠基於對共產黨的工作經驗，他深知潛伏的共產黨經常施展的種種破壞手段，他們有所謂「腐蝕政策」與「導誤政策」。「腐蝕政策」的主要方法，就是利用機會，對政府的官吏，從事「誘貪」、「助貪」、「縱貪」，也許就是誘貪汚事，助長貪汚，縱容貪汚，來腐化我們的政府機構。「導誤政策」的方法，就是根據其建議或獻計，誘使政府的機關首長，在關係重大的行政措施上或決策上，走向錯誤或偏向，產生對政府極不利的後果。多少年來，共產黨一面公開宣傳「政府貪污無能」，一面却唆使潛伏的共產黨分子執行「腐蝕」與「導誤」政策，非常陰險。四川基

層糧政機構及從業人員積欠巨額糧食，而不清追，就有「誘貪」、「助貪」與「縱貪」的嫌疑。

當着手清追，進行順利，已經產生良好績效，而於部長易人之後，突然宣告中止進行，更顯示了已被「導誤」的明顯跡象。但是在糧食部能够發生「腐蝕政策」和「導誤政策」作用的，依照當時糧食部各單位的職掌看來，除了主管糧賬的某單位，是不容易發生重大作用的。但是潛伏在某單位的共黨分子是誰呢？自然很容易懷疑到某單位主管身上。

糧食部某單位主管，就外表看來，他是一個老成持重的官僚形人物，歷任部長次長都很信任他，在同事中間，人緣又很好。無論向何人提起，他有問題，誰都不會相信他是一個受有特殊使命的潛伏共謀。所以，儘管王思誠深思熟慮後，對他萬分懷疑，但在沒有獲得確實證據之前，不能肯定他確是匪諜，這個問題始終隱藏在王思誠心中，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。

因為懷疑總歸是懷疑，不一定可靠。沒有想到，調查機關後來從破獲共謀案件的線索當中，竟發現在某單位任職的某人居然是一名潛伏的高級共產黨分子。

這時候，王思誠才證實，破壞他在四川清追欠糧工作的，確是某人的導誤傑作。當年他所懷疑的，並不是多餘，可惜他當時沒有進一步追究，拿到確實證據。

這個故事，足可供做高級主管官員們提高警覺，處處應當小心。一不小心，就會上當而不自知。共產黨是善於偽裝，非常狡詐的。